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春秋戰國異辭卷五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王鉽

春秋戰國異辭卷五十一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趙

孝成王

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

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于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太后惠文后也長安君其少子也大

臣强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讋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强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于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

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媪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媪

春秋後語媪字俱作太后

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

於趙主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于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為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于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于齊齊兵乃出子義

聞之子義趙之賢者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于予乎與國策字句小異

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

二年惠文后卒　田單為相

空雄之遇秦趙相與約空雄地名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居無幾何秦興兵攻魏

趙欲救之秦王不說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非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呂覽淫辭

子高衣長裙振褎袖方展䉂翣翣扇也見平原君平原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

則有衮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為名何取爾子高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孔叢子中

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别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未知後會何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此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焉謂此二

子丈夫爾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長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非邪答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若于取斷必不足矣其徒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孔叢子中

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遊遇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有之乎答曰士之相信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占之也

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問不已攝駕而去攝取也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覿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于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若夫阿谷之言起于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為也孔叢子中

平原君與子高飲强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

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于嗜酒者盖其勸厲奬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孔叢子中

李寅言曹良于平原君欲仕之平原君以問子高子高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良嘗得見於先生矣故敢問子高曰世人多自稱上用我則國無患夫用智莫若觀其身其身猶不免于患國用之亦烏得無患乎平原君曰良之有患時不明也居家理治可移于官良能殖貨故欲

仕之子高曰未可知也今有人于此身脩計明而貧者志不存也身不修會計闇而富者非盜無所得之也孔叢子中

公孫龍又與子高記論于平原君所辨而理至于臧三耳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辨析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辨也先生寔以為何如答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有問於君今為臧三耳甚難而寔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寔是

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于辭公辭勝于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孔叢子中呂覽淫辭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馬或謂子高曰子高孔穿之字孔箕之子伋之玄孫此人小辯而毀大道子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校枉也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為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

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于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為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為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

曰今有人于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真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于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鬭王將以為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鬭是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鬭是未失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不以為臣則鄉所為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鬭是全王

之法也而王不以為臣是罸之也且王以不敢鬬為辱必以敢鬬為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罸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罸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黄帝固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于雲夢之圃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于

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于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于所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無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翻然欲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

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鶂退飛覩之則六察之則鶂鶂猶馬也六猶白也覩之得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寔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為緇素青黄色名雖殊其質則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犧牛玄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于

公孫子髙其智悦其行也去白馬之説智行固存是則
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也是楚王之言
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
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王之
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為喻乃相擊切矣
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
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忱
察此理則公孫之辯破矣平原君曰先生言于理善矣

因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孔叢子中

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于河上而航在一汜一汜或作水北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淮南子道應

孫卿與臨武君臨武君蓋楚將議兵于趙孝成王之前王曰敢問兵之要臨武君曰夫兵之要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兵之要也孫卿曰不然臣聞古用兵之要在附親士民而已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戰勝由此觀之要在附親士民而已矣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用變故也其所貴謀詐也善用之者猶脫兎莫知其用孫吳用之無敵于天下由此觀之

豈待親士民而後可哉孫卿曰不然子之所道者諸侯之兵謀臣之事也臣之所道者仁人之兵聖王之事也彼可詐者必怠慢者也君臣上下之際渙然有離德者也夫以跖而詐桀猶有工拙焉以桀而詐堯如以指撓沸以卵投石抱羽毛而赴烈火入則燋沒耳夫何可詐也且夫暴國之君將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欺其民民之親我也芬若椒蘭歡如父子彼顧其上如憯毒蜂蠆之人雖桀跖豈肯為其所至惡而賊其所至愛哉

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則先覺其失何可詐哉且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鋋則若莫邪之利刃嬰之者斷鋭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則若邱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盤石之不可拔也觸之摧角折節而退爾夫何可詐也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謂湯武之兵也孝成王避席仰首曰寡人雖不敏請依先生之兵也韓詩卷三又荀子議兵畧同

史記白起傳秦昭王之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絶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絶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于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

孝成王四年王夢衣偏裻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

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名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裻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以上亦見國策而小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于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聽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名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絶不令相

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于秦者欲嫁其禍于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于小弱小弱顧能得之于强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粮蠶食上乘倍戰者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為難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

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敉國使者臣勝敉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户都三封太守千户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史趙世家與國策小異

嚴尤三將論 趙孝成王曰誰能當武安君平原君

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銳敢斷行也目黑白分明見事明也視瞻不轉執志强也可與持久難與争鋒廉頗足以當之

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

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

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决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絶其粮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鋭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

降秦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地志山西高平縣有丹山相傳白起坑趙卒于此流血成川故名又有省冤谷亦此地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史廉頗傳

孔叢子　子高以為趙平原君霸世之士惜其不遇時也其子子順以為衰世之好事公子無霸相之才也申叔問子順曰子之家公有道先生既論之矣今易之是非焉在答曰言貴盡心亦各抒其所見也若是非則明智者裁之

史虞卿傳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黄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

欲得王之重寳必内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内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内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

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

七年王悔不聽趙豹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王還不聽秦秦圍邯鄲在九年秦之圍邯鄲秦昭王也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于楚史年表在趙孝成王九年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于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于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于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

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于此矣毛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

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劒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劒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之命懸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

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

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于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于堂下公等録録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于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自以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于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史平原君傳

史平原君傳　平原君者趙勝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賔客賔客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于東武城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而君之後宫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笑曰觀此

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賔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

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

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一名談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耶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于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

饗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于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史平原君傳 又說苑復恩李同作李談

史記魯仲連傳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于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

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于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

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紹介而見之于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于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

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于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

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于齊曰天崩地圻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

嬰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
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
天子固然其無足恠辛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
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魯
仲連曰嗚呼梁之比于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仲
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悅曰噫
嘻亦大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
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

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于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管籥攝衽抱几視膳于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

不果納不得入于魯將之薛假途于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于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劒而死故不敢入于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

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于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

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于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漢書儒家魯連十四篇

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秦圍邯鄲解趙世家年表在九年

史記虞卿傳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

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内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

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于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于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

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于天下而取償于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又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

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于魯病死女子為

自殺于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于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于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

王眘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于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于秦矣故不如急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强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决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

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于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于齊而取償于秦也而齊趙之深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于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于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于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

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于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君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

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語亦見國策而互異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詳秦范雎事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于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剌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藝文志曰十五篇史虞卿傳

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為名何答

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為經矣且不為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為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孔叢子中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

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語亦見國策而多 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

道乃絀公孫龍史平原君傳

劉向别録　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母子之屬論白馬非白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别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

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史平原君傳小註引

十年燕攻昌壯壯當作城此時屬趙五月拔之　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信梁蓋王齕號也　太子死　秦攻西州拔之州注作周徒父祺出

十一年城元氏縣上原　武陽君鄭安平死故秦降將也　收其地

十二年邯鄲廥燒廥積芻藁之所以上史趙世家

趙王問子順曰寡人聞孔氏之世自正考父以來儒林相繼仲尼重之以大聖自兹以降世業不替天下諸侯咸資禮焉先生承其緒作二國師從古及今載德流聲未有若先生之嗣率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敝矣答曰若先祖父並稟聖人之性如君王之言也至如臣者學行不敏寄食于趙禄仕于魏幸遇二國之君寛以容之若乃師也未敢承命假令頼君之顧後世克祚不忝前人不泯祖業豈徒一家之賜哉亦天下之慶也王曰必然

必然（孔叢子中）

趙王問相于平原君平原君曰鄒文可（趙人）王曰其行如何對曰夫孔子高天下之高士也取友以行交游以道文與之遊稱曰好義王其用之王卒不用後以平原君言問子順且曰先生知之乎答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知王曰寡人雖失之在前猶願聞其行于先生也答曰行不苟合雖賤不渝君子人也王遂禮之固以老辭（孔叢子中）

齊攻趙圍廩邱趙使孔青帥五萬擊之克齊軍獲尸三萬趙王詔勿歸其尸將以困之子順聘趙問王曰不歸尸其困何也曰其父兄子弟悲苦無已廢其産也子順曰非所以困之也死一也歸尸與不悲苦胡異焉以臣愚計貧齊之術乃宜歸尸王曰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一費也歸所葬使其送死終事二費也二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欲無困貧不能得已王曰善既而齊大夫聞其子順之謀曰君子之謀其利溥哉

孔叢子中

呂覽（不廣）齊攻廩邱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京（京觀也）甯越謂孔青曰（甯越趙之中牟人）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趙聞之古善戰者沙隨賁服（沙隨猶相守不進不却賁置也服退也）却舍延尸（却舍以緩其尸使人得收葬以盡其財）車甲盡于戰府庫盡于葬此之謂內攻之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甯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

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

趙孝文王問曰昔伊尹為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怨何行而得乎此也子順答曰伊尹執人臣之節而弼其君以禮亦行此道而已矣王曰方以放君為名而先生稱禮何也子順曰以禮括其君使入于善也曰其說可得聞乎答曰其在商書太甲嗣立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即桐邇于

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是言太甲在喪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于是伊尹使之居相近湯之墓處憂哀之地放之不俾知政三年服竟然後反之即所以奉禮執節事太甲者也率其君以義強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見怨也王曰善哉我未之聞也孔叢子中趙孝成王七年以子順為相尋以病免

十四年平原君趙勝死史趙世家年表在十五年

史平原君傳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

趙俱亡

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為信平君尉文地名燕王令丞相栗腹約驩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歸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名昌國君樂間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衆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群臣皆以為可燕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將而攻代廉頗為

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間 史趙世家

史 廉頗傳 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之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

十六年以樂乘為武襄君

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

十八年延陵鈞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　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

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兑汾門臨樂與燕燕以葛武陽平舒與趙

二十年秦王政初立　秦拔我晉陽　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以上史趙世家

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名偃）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

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于秦兵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于趙趙王（悼襄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名楚

聞廉頗在魏隂使使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於壽春史廉頗傳

悼襄王

悼襄王元年大備行大備之禮備疑當作酺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中牟山之側二邑皆屬魏欲渡黄河作道相通而不成也

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孝成王時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享

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
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輙
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
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
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
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
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
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

所得終以為怯邉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于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能破敵者賞百金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歳匈奴不敢近趙邉城史李牧傳趙間魏將以求親于秦子順謂趙王曰趙悼襄王此君之下吏計

過也比目之魚所以不見得于人者以偶視而俱走也今秦有兼吞天下之志日夜間伺不忘于側息也趙魏與之隣接而强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圖并趙魏者徒以二國并目周旋者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强秦天下拙謀無過此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也夫連雞不能上捷亦猶二國搆難不能自免于秦也願王熟慮之趙王曰敬受教孔叢子中

史記 自晋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晋後百

有餘年趙襄子喻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于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于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

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并陰山下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却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于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

魏王使相國修好鄰國遂連和于趙趙王既賔之而燕

問子順曰今寡人欲來北狄不知其所以然答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于夷狄是强之也可乎答曰夫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固所以弱之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用答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采飲食之物則有酒醪五穀五味也此即我之所有而彼之所利者也夷狄之貨唯牛馬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

所饒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糜於衣食矣殆可舉棰而驅之豈徒弱之而已乎趙王曰敬受教孔叢子中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于趙王而綴之以五綵綵亦作采趙王大悅申叔以告子順曰王何以為也對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申叔曰敢問何謂不令答曰夫雀者取其名焉則宜受之于上不宜取之于下下人非所得制爵也而王悅此殆非吉祥矣昔虢公祈神神賜之土田是

失國而更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雀將何悅哉孔叢子中

卓襄王問龐煖曰夫君人者亦有為其國乎卓當作悼此趙悼襄王也孝成王之子悼襄王三年龐煖將攻燕擒其將劇辛龐煖曰王獨不聞俞跗之為醫乎已成必治鬼神避之傳云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機毒熨而割皮解肌訣脉結筋搦髓腦湔腸胃練精易形此雖已成所以必治而鬼神避之楚王臨朝為隨兵故若堯之任人也不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病也不任所愛必使舊醫語曰老醫善卜蓋老醫更病多矣堯故使之楚

王聞傳暮䄎在身（䄎蓋病也）必待俞跗（俞跗蓋非楚人此亦寓言）卓襄王曰善龐煖曰王其忘乎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里醫秦申麃醫郢原季醫晉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霸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數卓襄王曰願聞其數煖曰王獨不聞魏文侯之問扁鵲耶（扁鵲鄭人姓秦氏名越人）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為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為下魏文侯曰可得聞耶扁鵲曰長兄于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

下出于閭若扁鵲者鑱血脉投毒藥副肌膚間而名出聞于諸侯魏文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曰桓公幾能成其霸乎凡此者不病病治之無名使之無形至功之成其其一作六下謂之自然故良醫化之拙醫敗之雖幸不死創伸股維維辛攣也卓襄王曰善寡人雖不能無創孰能加秋毫寡人之上哉鶡冠子世賢

秦名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鈞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

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絶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國策作平都侯春平君言行信于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年表云太子從質秦歸按太子即春平君也　城韓皐

三年龎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

四年龎煖將趙楚魏燕之鋭師攻秦蕞不拔移攻齊取饒安

五年傅抵將居平邑傅抵趙將姓名　慶舍將東陽河外師守

河梁

六年封長安君以饒　魏與趙鄴

九年趙攻燕取貍陽城貍當作漁兵未罷秦攻鄴拔之　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世本王遷無謚此獨稱幽繆者蓋秦滅趙之後代王嘉謚之也

幽繆王

幽繆王遷元年城柏人

二年秦攻武城年表云秦拔我平陽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

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卻之封牧為

武安君

史李牧傳 秦破趙殺將扈輒于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為武安君

四年秦攻番吾李牧與之戰却之李牧傳云擊破秦軍南距韓魏

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墻垣大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

六年大飢民訛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

生毛

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顔聚代之忽當作葱趙忽軍破顔聚亡去以王遷降

八年邯鄲為秦

史李牧傳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顔聚代李牧李牧

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王遷及其將顔聚遂滅趙

史趙世家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于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歳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為郡

列女傳　趙悼襄王后倡婦也以其美而取之李牧諫曰不可女之不正國之所以覆而不安也此女亂一宗大王不畏乎王曰亂在寡人為政遂取之初王后生子嘉為太子倡后既入生子遷陰譖后及太子于王使人犯太子而陷之于罪王遂廢嘉而立遷黜后而立倡姬為后及王薨遷立倡后淫泆不止通于春平君多受秦賂而使王誅李牧其後秦兵徑入莫能拒遂見虜于秦趙亡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及李

牧乃殺娼后而滅其家共立嘉于代

淮南子　趙王遷流于房陵思故鄉則為作山水之謳聞之者莫不隕涕

括地志　趙王遷墓在房州房陵縣西九里

地志湖廣　秦使王翦滅趙徙王于房陵王懐鄉作歌聞者流涕今鄖陽府房縣有趙王冢

雜録

路説謂周頗曰公不愛趙天下必從周頗曰固欲天下

之從也天下從則秦利也路說應之曰然則公欲秦之利夫周頗曰欲之路說曰公既欲之則胡不為從矣呂覽應言

王子於期為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彘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策而進彘突出于溝中馬驚駕敗一旦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迹拊而發之彘出于竇中馬退而却策不能進前也馬駻而走轡不能

正也韓子外儲右

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毉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為毉者曰苗父苗父之為毉也以菅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請扶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為毉者曰俞跗俞跗之為毉

也搦腦髓束肓膜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為生人故曰俞跗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昧揥而中蛟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為不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濕耳中焦焦如有嘯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糞土

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為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為診之先造軒光之灶八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擣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死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不治不可藥而息也說苑辨物 韓詩作虢世子叙致各異不妨並存

趙王遊于囿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觀之眄然環其眼

環轉其眼以作怒也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加誅也韓子外儲右

趙急求李欬李言續經與之俱如衛抵公孫與公孫與見而與入續經因告衛吏使捕之捕李欬也續經以此仕趙五大夫莫與同朝子孫不可以交友賤續經之行也呂覽無義

鄰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輒聞而先

言之魏王魏王倘之趙乃輙還（韓子內儲下）

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古之名倡）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為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為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淮南子修務）

趙王使人于楚鼓瑟而遣之曰慎無失吾言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調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濕絃有緩急柱

有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請借此以喻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凶則弔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故王之使人必慎其所之而不任以辭

詩曰征夫捷捷每懷靡及蓋傷自上而御下也韓詩卷七此不知何時或漢初事

說苑奉使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誡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

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弔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凶吉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又韓詩外傳語少別

春秋戰國異辭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春秋戰國異辭卷五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王鍾岱

春秋戰國異辭卷五十二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越

吳越春秋禹周行天下還歸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羣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于少康恐禹跡宗廟祭祀之絶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越絶記云無餘都會稽山南故越城是也

史越世家越王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以奉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

允常

越王允常聘區冶子作名劍五枚一曰純鉤二曰湛盧三曰豪曹或曰盤郢四曰魚腸五曰巨闕秦客薛燭善相劍一作句踐時事王取純鉤示之薛燭矍然望之曰沈沈如芙蓉

始生于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之溢塘觀其色煥煥如氷將釋見日之光王曰客有賣此劒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千戸之都二其可與乎薛燭曰不可臣聞王之造此劒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吉日良時雨師灑道雷公發鼔蛟龍捧爐天帝裝炭太一下觀于是區冶子因天地之精造為此劒取湛盧示之薛燭曰善哉銜金鐵之英行氣託靈服此劒者可以折衝伐敵人君有逆謀則去之自秦客薛燭以下至此或

載入闔閭下此下類函所引與今吳越春秋小異允常以魚腸湛盧豪曹獻吳王僚後闔閭為一女殺生以送死湛盧之劒惡其無道乃去如楚昭王寐而得之召風胡子問之此劒值幾何對曰赤堇之山已合若耶之谿深而不測羣神上天區冶子已死雖有傾城量金珠玉猶不可與況駿馬萬戶之都乎吳越春秋

吳越春秋　越王允常聘歐冶子作劒五枚地志浙江歐冶子吳闔閭大夫之子三大二小三曰豪曹秦客薛燭善相劒王

取豪曹示之薛燭曰非寶劒也今豪曹五色黯然無華已殞其光亡其神此劒不登斬而辱則墮于飲中矣王曰寡人置劒竹盧上過而墜之斷金獸之頸飲濡其刄以為利也地志浙江處州府龍泉縣有劒池湖相傳歐冶子鑄劒于此號龍淵劒

允常卒子句踐立

句踐上

句踐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句踐

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于檇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于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

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于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于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閒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閒獻吳太宰嚭嚭受

乃見大夫種于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已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史越世家

越絕書紀策范蠡始居楚生于宛槖或伍戸之虛其為結僮之時一癡一醒時人盡以為狂然獨有聖賢

之明人莫可與語内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未覩所在求邑中不得其邑人以為狂夫多賢士衆賤有君子汎求之焉得蠡而悦乃從官屬問治術蠡修衣冠有頃而出進退揖讓君子之容終日而語陳霸王之道志合意同揖其官位相要而往止于吴二人以為子胥在無所閒其辭種曰今將安之蠡曰彼為我何邦不可乎去吴之越句踐賢之種躬正内蠡出治外臣主同心遂霸越邦

越絶書內傳句踐欲伐吳闔廬范蠡諫曰不可臣聞之天貴持盈持盈者言不失陰陽日月星辰之綱紀地貴定傾定傾者言地之長生丘陵平均無不得宜人貴節事節事者言王者以下公卿大夫當調陰陽和順天下事來應之物來知之天下莫不盡其忠信從其政教謂之節事節事者至事之要也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言天生萬物以養天下蠉飛蠕動各得其性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不失其常故曰天道盈而不

溢盛而不驕者也地道施而不德勞而不矜其功言地生長五穀持養萬物功盈德博是所謂施而不德勞而不矜其功者也人道不逆四時言王者以下至于庶人皆當和陰陽四時之變順之者有福逆之者有殃故曰人道不逆四時之謂也因惛視動者言存亡吉凶之應善惡之叙必有漸也天道未作不先為客言客者去其國入人國也地兆未發不先動衆言非春夏之時不可以種五穀國家不見亾亡之失不

可伐也

越絶書范伯　范蠡始居楚曰范伯自謂衰賤未嘗世祿故自菲薄食則甘天下之無味居則安天下之賤位復被髮佯狂不與于世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歴紀千歳一至黄帝之元執辰破巳霸王之氣見于地戸于是要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同相與共戒之伍子胥在自與不能關其辭蠡曰吳越二邦同氣共俗地戸之位非

吳則越乃入越越王常與言盡日大夫石買居國有權辯口進曰衒女不貞衒士不信和氏之璧求者不爭貫騏驥之材不難險阻之路客歷諸侯無所售無因自致殆非真賢惟大王察之于是范蠡退而不言遊于楚越之間大夫種進曰昔者市偷自衒于晉晉用之而勝楚伊尹負鼎入殷遂佐湯取天下有智之士不在遠近取也謂之帝王求備者亡易曰有高世之材必有負俗之累有至智之明者必破庶衆之議

成大功者不拘于俗論大道者不合于衆唯大王察之王曰石買知往而不知來其使寡人棄賢後遂師二人竟以禽吳石買益疎其後使將兵于外遂為軍士所殺

列仙傳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師太公望好服桂飲水為越大夫破吳後乘輕舟入海變名適齊為鴟夷子更後百餘年見于陶為陶朱君財累億萬復棄之蘭陵賣藥後人世世識見之云

新論知人　范蠡吠于犬竇文種聞而拜之

史記正義_會指錄 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也本楚宛三戸人佯狂倜儻負俗文種為宛令遣吏謁奉吏還曰范蠡本國狂人生有此病種笑曰吾聞士有賢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譏内懷獨見之明外有不智之毀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駕車而往蠡避之後知種之必來謂兄嫂曰今日有客願假衣冠有頃種至抵掌而談旁人觀者聳聽之矣

吳越春秋 文種字子禽荆平王時為宛令之三戸

之里范蠡從犬竇蹲而吠之從吏恐文種慙令人引衣而障之文種曰無障也吾聞犬之所吠者人今吾到此有聖人之氣行而求之來至於此且人身而犬吠者謂我是人也乃下車拜蠡不為禮 今本無吳越春秋 文種楚平王時為宛令不治官職有若狂也 地志文種字子禽浙江鄞縣人

句踐之困於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于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其卒王霸

由此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耶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為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史越世家

越絕書德序 句踐困于會稽嘆曰我其不伯乎欲殺

妻子角戰以死蠡對曰殆哉王失計也愛其所惡且吳王賢不離不肖不去若早辭以地讓之天若棄彼彼必許句踐曉焉曰豈然哉遂聽之

新書　夫差即位乃與越人戰江上棲之會稽越王之窮至乎吃山草飲腑水易子而食於是履甓戴壁號唫告毋罪呼皇天使大夫種行成於吳王吳王將許子胥曰不可越國之俗勤勞而不慍好亂勝而無禮谿徼而輕絶俗好詛而倍盟放此類者鳥獸之儕

徒狐狸之醜類也生之為患殺之無咎請無與成大夫種拊心嗥啼沫泣而言信割白馬而為犧指九天而為證請婦人妾丈夫為臣百世名寶因閉官為積孤身為闕内諸侯世為忠臣吳王不忍結師與成

越絶書　會稽山土城者句踐與吳戰大敗棲其中因以下為目魚池其利不租

吳越春秋　越王既棲會稽范蠡等曰臣竊見會稽之山有魚池上下二處水中有三江四瀆之流九谿

六谷之廣上池宜于君王下池宜于臣民畜魚三年其利可以致千萬越國當富盈

地志紹興府 句乘山在諸暨縣句踐所都 闔閭侵越句踐退保于城山在蕭山縣 山顛有泉産嘉魚吳王意其乏水餽以米鹽句踐取雙鯉報之吳兵夜遁

句踐入官於吳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韓子

越絶書記地 句踐入官于吳夫人從道産女于亭養子李鄉句踐勝吳更名亭為女陽亭更李鄉為語兒

鄉

吳越春秋　越王句踐五年五月與大夫文種范蠡入臣于吳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軍陣固陵文種前為祝詞曰皇天祐助前沈後揚禍為德根憂為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雖一作離）牽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衆夫哀悲莫不感傷臣請薦（薦一作薄）一脯行酒三觴越王仰天太息舉杯垂涕默無一所言種復前祝曰大王德壽無疆無極乾坤受靈神

祇輔翼我王厚之祉祐在側德銷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吳庭來歸越國觴酒既升請稱萬歲越王曰孤承前王餘德守國于邊幸蒙諸大夫之謀遂保前王邱墓今遭辱恥為天下笑將孤之罪耶諸大夫之責也大夫扶同曰扶史作逢何言之鄙也昔湯繫于夏臺伊尹不離其側文王囚于石室太公不棄其國興衰在天存亡繫于人湯改儀而媚于桀文王服從而幸于紂夏殷恃力而虐二聖兩君屈巳以得天道故湯王不

以窮自傷周文不以困為病越王曰昔堯任舜禹而天下治雖有洪水之害不為人災變異不及于民況于人君乎大夫苦成曰不如君王之言天有歴數德有厚薄黄帝不讓堯傳天子三王臣弑其君五霸子弑其父德有廣狹氣有高下今之世猶人之市置貨以設詐抱謀以待敵不幸陷厄求伸而已大王不覽于斯而懷喜怒越王曰任人者不辱身自用者危其國大夫皆前圖未然之端傾敵破仇坐招泰山之福

今寡人守窮若斯而云湯文困厄後必霸何言之違禮乎夫君子爭寸陰而棄珠玉今寡人冀得免于軍旅之憂而復反係於敵人之手身為傭隸妻為僕妾往而不返客死敵國若魂魄有知愧於前君其無知體骨棄捐何大夫之言不合於寡人於是大夫種范蠡曰古人曰居不幽志不廣形不愁思不遠聖王賢主皆遇困厄之難蒙不赦之恥身居而名尊軀辱而聲榮處卑而不以為惡居危而不以為薄五帝德厚

無窮戹之恨然尚有泛濫之憂此下疑有闕文三守暴困之辱不離三獄之困涕泣而受冤行哭而為隸演易作卦天道祐之時過於期否終則泰諸侯並救王命見符朱鬣玄豹輔臣結髮折獄破械反國修德遂討其仇擢假海内若覆手背天下宗之功垂萬世大王屈戹臣誠盡謀夫截骨之劔無削剟之利臽鐵之矛無分髮之便建策之士無暴興之說今臣遂天文案墜籍二氣共萌存亡異處彼興則我辱我霸則彼亡二

國爭道未知所就君王之厄天道之數何必自傷哉夫吉者凶之門福者禍之根今大王雖在危困之際孰知其非暢達之兆哉大夫計硯（越絶作計倪史作計然裴駰按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南游於楚范蠡師事之）曰今君王國於會稽窮入於吳言悲辭苦羣臣泣之雖則恨悷之心莫不感動而君王何為謾辭譁說用而相欺臣誠不取越王曰寡人將去入吳以國累諸侯大夫願各自述吾將屬焉大夫皐如曰臣聞大夫種忠而善

慮民親其知士樂為用今委國一人其道必守何順心佛命羣臣佛大也大夫曳庸曰左傳作后庸國語作舌庸大夫文種者國之梁棟君之爪牙夫驥不可與匹馳日月不可並照君王委國於種則萬綱千紀無不舉者越王曰夫國者前王之國孤力弱勢劣不能遵守大夫客官於吳委國歸民以付二三子吾之由也亦子之憂也君臣同道父子同氣天性自然豈得以在者盡忠亡者為不信乎何諸大夫論事一合一離令孤心不

定也夫推國任賢度功績成者君之命也奉教順理不失分者臣之職也吾顧諸大夫以其所能而云委質而已於乎悲哉計硯曰君王所陳者固其理也昔湯入夏委國於文祀西伯之殷委國於一老今懷憂將滯志在於還夫適市之妻教嗣糞除出亡之君勑臣守禦子問以事臣謀以能今君王欲士之所志各陳其情舉其能者議其宜也越王曰大夫之論是也吾將逝矣顧聞諸君之風大夫種曰夫內修封疆之

役外修耕戰之備荒無遺土百姓親附臣之事也大夫范蠡曰輔危主存亡國不恥屈厄之難安守被辱之地往而必反與君復仇臣之事也大夫苦成曰發君之令明君之德窮與俱厄進與俱霸統煩理亂使民知分臣之事也大夫曳庸曰奉令受使結和諸侯通命達旨賂往遺來解憂釋患使無所疑出不忘命入不被尤臣之事也大夫皓進曰一心齊志上與等之下不違令動從君命修德履義守信溫故臨非

決疑君誤臣諫直心不撓舉過列平不阿親戚不私於外推身致君終始一分臣之事也大夫諸稽郢曰望敵設陣飛矢揚兵履腹涉尸血流滂滂貪進不退二師相當破敵攻衆威凌百邦臣之事也大夫臯如曰修德行惠撫慰百姓身臨憂勞動輒躬親弔死存疾救活民命蓄陳儲新食不二味國富民實為君養器臣之事也大夫計硯曰候天察地紀歷陰陽觀變參災分別妖祥日月含色五精錯行福見知吉妖出

知凶臣之事也越王曰孤雖入於北國為吳窮虜有諸大夫懷德抱術各守一分以保社稷孤何憂焉遂別於浙江之上羣臣垂泣莫不感哀越王仰天嘆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死其於心胸曾無怵惕遂登船徑去終不返顧越王夫人乃據船哭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仰飛鳥兮烏鳶凌玄虛兮翩翩集洲渚兮優恣啄蝦矯翮兮雲間任厥性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飄飄獨

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惙惙兮若割淚泫泫兮雙懸又哀吟曰彼飛鳥兮鳶烏已迴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徊復翔兮游颺去復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遇兮何辜離我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為婢夫去冕兮為奴歲遥遥兮難極寃悲痛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於乎哀哉忘食願我身兮如鳥身翺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揺情憤惋兮誰識越王閛夫人怨歌心慟乃曰孤何憂吾

之六翮備矣於是入吳見夫差稽首再拜稱臣曰東海賤臣句踐上愧皇天下負后土不裁功力汚辱王之軍士抵罪邊境大王赦其深辜裁加役臣使執箕帚誠蒙厚恩得保須臾之命不勝仰感俯愧臣句踐叩頭頓首吳王夫差曰寡人於子亦過矣子不念先君之仇乎越王曰臣死則死矣惟大王原之伍胥在旁目若熛火聲如雷霆乃進曰飛鳥在青雲之上尚欲繳微矢以射之豈況近臥於華池集於庭廡乎今

越王放於南山之中游於不可存之地幸來涉我壤土入吾梐梱此乃厨宰之食也豈可失之乎吴王曰吾聞誅降殺服禍及三世吾非愛越而不殺也畏皇天之咎教而赦之太宰嚭諫曰子胥明於一時之計不通安國之道願大王遂其所執無拘羣小之口夫差遂不誅越王令駕車養馬秘於宫室之中三月吴王召越王入見越王伏於前范蠡立於後吴王問范蠡曰寡人聞貞婦不嫁破亡之家仁賢不官絶滅之

國今越王無道國已將亡社稷壞崩身死世絶為天下笑而子及主俱為奴僕來歸於吳豈不鄙乎吾欲赦子之罪子能改心自新棄越歸吳乎范蠡對曰臣聞亡國之臣不敢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令越王不奉大王命號用兵與大王相持至令獲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鴻恩得君臣相保願得入備掃除出給趨走臣之願也越王伏地流涕自謂遂失范蠡吳王知范蠡不可臣謂曰子既不移其志

吾復置子於石室之中范蠡曰臣請如命吳王起入宮中越王范蠡趨入石室越王服犢鼻著樵頭夫人衣無緣之裳施左關之襦夫斫剉養馬妻給水除糞灑掃三年不慍怒面無恨色吳王登高遠望見越王及夫人范蠡坐於馬糞之旁君臣之禮存夫婦之儀具王顧謂太宰嚭曰彼越王者一節之人范蠡一介之士雖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傷之太宰嚭曰願大王以聖人之心哀窮孤之士吳王曰為子

赦之後三月乃擇吉日而欲赦之召太宰嚭謀曰越之與吴同土連域句踐愚黠親欲為賊寡人承天之神靈前王之遺德誅討越寇囚之石室寡人心不忍見而欲赦之於子柰何太宰嚭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垂仁恩加越越豈敢不報哉願大王卒意越王聞之召范蠡告之曰孤聞於外心獨喜之又恐其不卒也范蠡曰大王安心事將有意在玉門第一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戊囚日也寅陰後之辰也

合庚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時加卯而賊戊功曹為騰蛇而臨戊謀利事在青龍青龍在勝光而臨酉死氣也而剋寅是時剋其日用又助之所求之事上下有憂此豈非天網四張萬物盡傷者乎王何喜焉子胥果諫吳王曰昔桀因湯而不誅紂因文王而不殺天道還反福轉成禍故夏為湯所誅殷為周所滅今大王既因越君而不行誅臣謂大王惑之深也得無夏殷之患乎吳王召越王

久之不見范蠡文種憂而占之曰吾王見擒也有頃
太宰嚭出見大夫種范蠡而言越王復拘於石室伍
子胥復諫吳王曰臣聞王者攻敵克之則加以誅故
後無報復之憂遂免子孫之患今越王已入石室宜
早圖之後必為吳之患太宰嚭曰昔者齊桓割燕所
至之地以貺燕公而齊君獲其美名宋襄濟河而戰
春秋以多其義功立而名稱軍敗而德存今大王誠
赦越王則功冠於五霸名越於前古吳王曰待吾疾

愈赦之後一月越王坐石室召范蠡曰吴王疾三月不愈吾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吴王遇孤恩甚厚矣疾之無瘳惟公卜焉范蠡曰吴王不死明矣到已巳日當瘳惟大王留意越王曰孤所以窮而不死者賴公之策耳中復猶豫豈孤之志哉可與不可惟公圖之范蠡曰臣竊見吴王真非人也數言成湯之義而不行願大王請問疾得見因求其糞而嘗之觀其顔色當拜賀焉言其不死以瘳起日期之既言信後

則大王何憂越王明日謂太宰嚭曰囚臣欲一見問疾太宰嚭入言于吳王王召而見之適遇吳王之便太宰嚭奉溲惡以出逢戶中越王因拜請嘗大王之溲以決吉凶即以手取其便與惡而嘗之因入曰囚臣句踐賀於大王王之疾己巳日有瘳至三月壬申病愈吳王曰何以知之越王曰下臣嘗事師聞糞者順穀味逆時氣者死順時氣者生今日臣嘗大王之糞其味苦且楚酸是味也應春夏之氣臣以是知之

吳王大悅曰仁人也乃赦越王得離其石室去就宫室執牧養之事如故越王從嘗糞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以亂其氣其後吳王如期日疾愈心念其忠臨政之後大縱酒於文臺吳王出令曰今日為越王陳北面之坐羣臣以客禮事之伍子胥趨出不御坐酒酣太宰嚭曰異乎今日坐者不仁者逃仁者留臣聞同聲相和同心相求今國相剛勇之人意者内慙至仁之存也而不御坐乎吳王曰

然於是范蠡與越王俱起為吴王壽其辭曰下臣句踐從小臣范蠡奉觴上千歲之壽辭曰皇在上令昭下四時并心察慈仁者大王躬親鴻恩立義行仁九德四塞威服羣臣於乎休哉傳德無極上感太陽降瑞翼翼大王延壽萬歲長保吴國四海咸承諸侯賓服觴酒既升永受萬福於是吴王大悅明日伍子胥入諫曰昨日大王何見乎臣聞内懷虎狼之心外執美詞之說但為外情以存其身豺不可謂廉狼不可

謂親令大王好聽須史之説不慮萬歲之患放棄忠直之言聽用讒夫之語不滅瀝血之仇不絶懐毒之怨猶縱毛爐炭之上幸其不焦投卵千鈞之下望其必全豈不殆哉臣聞桀登高自知危然不知所以自安也前據白刃自知死而不知所以自存也惑者知返迷道不遠願大王察之吳王曰寡人有疾三月不聞相國一言是相國之不慈也又不進口之所嗜心不相思是相國之不仁也夫為人臣不仁不慈焉得知

其忠信者乎越王迷惑棄守邊之事親將其臣民來歸寡人是其義也躬親為虜不愠寡人寡人有疾親嘗寡人之溲是其慈也虛其府庫盡其寶幣不念舊故是其忠信也三者既立以養寡人寡人聽相國而誅之是寡人之不智也而為相國快意耶豈不負皇天乎子胥曰何大王之言反也夫虎之卑勢將以有擊也狸之卑身將求所取也雉以眩移拘於網魚以有悅死於餌且大王初臨政負玉門之第九誡事之

敗無咎矣今年三月甲戌時加鷄鳴甲戌歲位之會將也青龍在酉德在土刑在金是日賊其德也知父將有不順之子君有逆節之臣大王以越王歸吳為義以飲溲食惡為慈以虛府庫為仁是故為無愛於人其不可親面聽貌觀以存其身今越王入臣於吳是其謀深也虛其府庫不見恨色是欺我王也下飲王之溲者是上食王之心也下嘗王之惡者是上食王之肝也大哉越王之崇吳吳將為所擒也惟大王

留意察之臣不敢逃死以負前王一旦社稷丘墟宗廟荆棘其悔可追乎吳王曰相國置之勿復言矣寡人不忍復聞於是遂赦越王歸國送於蛇門之外羣臣祖道吳王曰寡人赦君使其返國必念終始王其勉之越王稽首曰今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全還國與種蠡之徒願死於轂下上天蒼蒼臣不敢負吳王曰於乎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跪伏吳王乃引越王登車范蠡執御遂去至三

津之上仰天嘆曰嗟乎孤之危也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謂范蠡曰今三月甲辰時加日昳孤蒙上天之命還歸故鄉得無後患乎范蠡曰大王勿疑直眡道行越將有福吳當有憂至浙江之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王與夫人嘆曰吾已絕望永辭萬民豈料再還重復鄉國言竟掩面涕泣闌干此時萬民咸歡羣臣畢賀盛弘之荆州記興安縣水邊有平石其上有石櫛石履各一具俗云越王渡溪脫履墮櫛於此

吳越春秋　越王句踐臣吳至歸越句踐七年也百姓拜之於道曰君王苦矣今受天之福復於越國霸王之迹自斯而起王曰寡人不慎天教無德於民今勞萬姓擁於岐路將何德化以報國人顧謂范蠡曰今十有二月己巳之日時加禺中孤欲以此到國何如蠡曰大王且留以臣卜日於是范蠡進曰異哉大王之擇日也王當疾趨車馳人走越王策馬飛輿遂復宮闕吳封地百里於越東至炭瀆西至周宗南造

於山北薄於海越王謂范蠡曰孤獲辱連年勢足以
死得相國之策再返南鄉今欲定國立城人民不足
其功不可以興為之奈何范蠡對曰唐虞卜地夏殷
封國古公營城周雒威折萬里徳致八極豈欲破彊
敵收鄰國乎越王曰孤不能承前君之制修徳自守
亡衆棲於會稽之山請命乞恩受辱被恥因結吳宮
幸來歸國追以百里之封將遵前君之意復以會稽
之上而宜釋吳之地范蠡曰昔公劉去邰而徳彰於

夏亶父讓地而名發於岐今大王欲立國樹都并敵國之境不處平易之都據四達之地將焉立霸王之業越王曰寡人之計未有決定欲築城立郭分設里閭委屬於相國於是范蠡乃觀天文擬法於紫宮築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步一圓三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風外郭築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吳也不敢壅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知也北向稱臣委

命吳國左右易處不得其位明臣屬也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瑯琊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故名怪山范蠡曰臣之築城也其應天矣崑崙之象存焉越王曰寡人聞崑崙之山乃地之林上承皇天氣吐宇內下處后土稟受無外滋聖生神嘔養帝會故五帝處其陽陸三王居其正地吾之國也偏天地之壤乗東南之維斗去極北非糞土之城何能與王者比隆盛哉范蠡曰君徒見外未見內臣乃承天門制城合氣

於后土嶽象已設崑崙故出越之霸也越王曰茍如

相國之言孤之命也范蠡曰天地卒號以著其實名

東武起游臺其上東南為司馬門立層樓冠其山巔

以為靈臺起離宮於淮陽中宿臺在於高平駕臺在

於成丘立苑於樂野燕臺在於石室齋臺在於襟山

句踐之出游也休息食室於冰厨越王乃召相國范

蠡大夫種大夫郢問曰孤欲以今日上明堂臨國政

專恩致令以撫百姓何日可也惟三聖紀綱維持范

蠡曰今日丙午日也丙陽將也是日吉矣又因良時臣愚以為可無始有終得天下之中大夫種曰前車已覆後車必戒願王深察范蠡曰夫子故不一二見也吾王今以丙午復初臨政解救其本是一宜夫金制始而火救其終是二宜蓄金之憂轉而及水是三宜君臣有差不失其理是四宜王相俱起天下立矣是五宜臣願急升明堂臨政越王是日立政翼翼小心出不敢奢入不敢侈越王念復吳仇非一日也苦

身勞心夜以接日目卧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火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絶於口中夜潛泣泣而復嘯越王曰吳王好服吾欲采葛使女工織細布獻之以求吳王之心於子何如羣臣曰善乃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以作黄絲之布欲獻之未及遣使吳王聞越王盡心自守食不重味衣不重綵雖有五臺之游未嘗一日登翫因賜之以書增封東至於句甬西至於檇李南至於姑末

即姑蔑今衢州北至於平原越絶作武原今海鹽縣縱横八百餘里越王乃使大夫種索葛布十萬甘蜜九黨文笥七枚狐皮五雙晉竹十廋以復封禮吴王得之曰以越僻狄之國無珍今舉其貢貨而以復禮此越小心念切不忘吴之效也夫越本國千里吾雖封之未盡其國子胥聞之退臥於舍謂侍者曰吾君失其石室之囚縱於南林之中但因虎豹之野而與荒外之草于吾之心其無損也吴王得葛布之獻乃復增越之封賜羽毛

之飾几杖諸侯之服越國大悅采葛之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何苦之詩曰一作若何之歌葛不連蔓棻台台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令我采葛以作絲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霏霏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悅兮忘罪除一作辜吴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奇一作旂几杖茵褥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憂能不移於是越王內修其德外布其道君不名教臣不名謀民不名使官不名事國中蕩蕩

無有政令越王內實府庫墾其田疇民富國强衆安道泰越王遂師八臣四友時問政焉大夫種曰愛民而已越王曰奈何種曰利之無害成之無敗生之無殺與之無奪越王曰願聞種曰無奪民所好則利之民不失其時則成之省刑去罰則生之薄其賦斂則與之無多臺游則樂之靜而無苛則喜之民失所好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有罪不赦則殺之重賦厚斂則奪之多作臺游以罷民則苦之勞擾民力則怒

之臣聞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其子如兄之愛其弟聞有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越王乃緩刑薄罰省其賦斂於是人民殷富皆有帶甲之勇九年正月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曰昔者越棄宗廟身為窮虜恥聞天下辱流諸侯今寡人念吳猶躃者不忘走盲者不忘視孤未知策謀惟大夫誨之扶同曰昔之亡國天下莫不聞今欲有計不宜前露其辭臣聞猛獸將擊必弭毛帖伏鷙鳥將搏必卑飛戢翼聖

人將動必順辭和衆聖人之謀不可見其象不可知其情臨事而伐故前無剽過之兵後無伏襲之患今大王臨敵破吳宜損之辭無令泄也臣聞吳王兵彊於齊晉而怨結於楚大王宜親於齊深結於晉陰固於楚而厚事於吳夫吳之志猛驕而自矜必輕諸侯而凌鄰國三國還敵必角勢交爭越承其獘因而伐之可克也雖五帝之兵無以過此范蠡曰臣聞謀國破敵動觀其符孟津之會諸侯曰可武王辭之方今

吳楚結仇構怨不解齊雖不親外為其救晉雖不附猶效其義夫内臣謀而決仇其策鄰國通而不絶其援斯正吳之興霸諸侯之上尊臣聞峻高者隤茂葉者摧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不並盛五行不俱馳陰陽更唱氣有盛衰故溢堤之水不淹其量熂乾之火不復其熾水静則無漚瀴之怒火消則無熹毛之熱令吳秉諸侯之威以號令於天下不知德薄而恩淺道狹而怨廣權懸而智衰力竭而威折兵挫而軍

退士散而衆解臣請按師整兵待其壞敗隨而襲之兵不血刃士不旋踵吳之君臣為虜矣臣願大王匿聲無見其動以觀其静大夫苦成曰夫水能浮草木亦能沈之地能生萬物亦能殺之江海能下谿谷亦能朝之聖人能從衆亦能使之今吳承闔閭之軍制子胥之典教政平未虧戰勝未敗大夫嚭者狂佞之人達於策慮輕於朝事子胥力於戰伐死於諫議二人權必有壞願王虚心自匿無示謀計則吳可滅矣

大夫浩曰今吳君驕臣奢民飽軍勇外有侵境之敵內有爭臣之震其可攻也大夫句如曰天有四時人有五勝昔湯武乘四時之利而制夏殷桓繆據五勝之便而列六國此乘其時而勝者也王曰未有四時之利五勝之便願各就職也

越絕書　枕中　句踐問范子曰古之賢主聖王之治何左何右何去何取范子對曰臣聞聖主之治左道右術去末取實越王曰何謂道何謂術何謂末何謂實

范子對曰道者天地先生不知老曲成萬物不名巧故謂之道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陽生天地天地立然後有寒暑燥濕日月星辰四時而萬物備術者天意也盛夏之時萬物遂長聖人緣天心助天喜樂萬物之長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言其樂與天下同也當是之時頌聲作所謂末者名也故名過實則百姓不附親賢士不為用而外諸闕一字侯聖主不為也所謂實者穀富也得人心任賢士也

凡此四者邦之寳也越王曰寡人躬行節儉下士求賢不使名過實此寡人所能行也多貯穀富百姓此乃天時水旱寧在一人耶何以備之范子曰百里之神千里之君湯執其中和舉伊尹收天下雄雋之士練卒兵率諸侯伐桀為天下除殘去賊萬民皆歌而歸之是所謂執其中和者越王曰善哉中和所致也寡人雖不及賢主聖王欲執其中和而行之今諸侯之地或多或少彊弱不相當兵革暴起何以應之范

子曰知保人之身者可以王天下不知保人之身失天下者也越王曰何謂保人之身范子曰天生萬物而教之而生人得穀即不死穀能生人能殺人故謂人身越王曰善哉今寡人欲保穀為之柰何范子曰欲保必親於野覩諸所多少為備越王曰所少可得為因其貴賤亦有應乎范子曰夫八穀貴賤之法必察天之三表即决矣越王曰請問三表范子曰水之勢勝金陰氣蓄積大盛水據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

此者歲大敗八穀皆貴金之勢勝木陽氣蓄積大盛金據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歲大美八穀皆賤金木水火更相勝此天之三表者也不可不察能知三表可為邦寶不知三表之君千里之神萬里之君故天下之君發號施令必順於四時四時不正則陰陽不調寒暑失常如此則歲惡五穀不登聖王施令必審於四時此至禁也越王曰此寡人所能行也願欲知圖穀上下貴賤欲與他貨之內以自實為之奈

何范子曰夫八穀之賤也如宿穀之登其明也諦審察陰陽消息觀市之反覆雌雄之相逐天道乃畢越王曰何執而昌何行而亡范子曰執其中則昌行奢侈則亡越王曰寡人欲聞其說范子曰臣聞古之賢主聖君執中和而原其終始即位安而萬物定矣不執其中和不原其終始即尊位傾萬物散文武之業桀紂之跡可知矣古者天子及至諸侯自滅至亡漸漬乎滋味之費沒溺於聲色之類牽攣於珍怪貴重

之器故其邦空虛困其士民以為須臾之樂百姓皆有悲心瓦解而倍畔者桀紂是也身死邦亡為天下笑此謂行奢侈而亡也湯有七十里地務執三表可謂邦寶不知三表身死棄道
又
越王問於范子曰春肅夏寒秋榮冬泄人治使然乎將道也范子曰天道三千五百歲一治一亂終而復始如環之無端此天之常道也四時易次寒暑失常治民然也故天生萬物之時聖人命之曰春春

不生遂者故天不重為春春者夏之父也故春生之夏長之秋成而殺之冬受而藏之春肅而不生者王德不究也夏寒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命也秋順而復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溫而泄者發府庫賞無功也此所謂四時者邦之禁也越王曰寒暑不時治在於人可知也願聞歲之美惡穀之貴賤何以紀之范子曰夫陰陽錯繆即為惡歲人生失治即為亂世夫一亂一治天道自然八穀亦一賤一貴極而復反言

亂三千歲必有聖王也八穀貴賤更相勝故死凌生者逆大貴生凌死者順大賤越王曰善

越王苦會稽之恥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焦脣乾肺内親羣臣下養百姓以求其心有甘脆不足分弗敢食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身親耕而食妻親織而衣味禁珍衣禁襲色禁二時出行路從車載食以視孤寡老弱之漬病公羊傳曰大漬者大病也困窮顏色愁悴不

瞻者必身自食之於是屬諸大夫而告之曰願一與吳徼天下之衷今吳越之國相與俱殘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死孤與吳王接頸交臂而僨此孤之大願也若此而不可得也内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之諸侯不能害之則孤將棄國家釋羣臣服劒臂刃變容貌易名姓執箕箒而臣事之以與吳王爭一旦之死孤雖知要領不屬首足異處四支布裂為天下笑孤之志必將出焉

呂覽
順民

越絕書 枕中 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人失其䰟魄者死得其䰟魄者生物皆有之將人也范子曰人有之萬物亦然天地之間人最為貴物之生穀為貴以生人與䰟魄無異可得豫知也越王曰其善惡可得聞乎范子曰欲知八穀之貴賤上下衰極必察其䰟魄視其動静觀其所舍萬不失一問曰何謂䰟魄對曰䰟者槖也魄者生氣之源也故神生者出入無門上下無根見所而功自存故名之曰神神主生氣之

精魂主元氣之舍也魄者主賤魂者主貴故當安靜而不動魂者方盛夏而行故萬物得以自昌神者主氣之精主貴而雲行故方盛夏之時不行即神氣槁而不成物矣故死凌生者歲大敗生凌死者歲大美故觀其魂魄即知歲之善惡矣越王問曰寡人聞陰陽之治不同力而功成不同氣而物生可得而知乎願聞其說范子曰臣聞陰陽不同處萬物生焉冬三月之時草木既死萬物各異藏故陽氣避之下藏伏

壯於內使陰陽得成功於外夏三月盛暑之時萬物遂長陰氣避下藏伏壯於內然而萬物親而信之是所謂也陽者主生萬物方夏三月之時大熱不至則萬物不能成陰氣主殺方冬三月之時地不內藏則根荄不成即春無生故一時失度即四序為不行越王曰善寡人已聞陰陽之事穀之貴賤可得而知乎范子曰陽者主貴陰者主賤故當寒而不寒者穀為之暴貴當溫而不溫者穀為之暴賤譬猶形影聲響

相聞豈得不復哉故曰秋冬貴陽氣施於陰陰極而復貴春夏賤陰氣施於陽陽極而不復越王曰善哉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為國寶

越絶書枕中

越五日困於吳請於范子曰寡人守國無術負於萬物幾危社稷為旁邦所議無定足而立欲捐軀出死以報吳仇為之奈何范子曰臣聞聖主為不可為之行不惡人之謗已為足舉之德不德人之稱己舜循之歷山而天下從風使舜釋其所循而

求天下之利則恐不全其身昔者神農之治天下務利之而已矣不望其報不貪天下之財而天下共富之所以其智能自貴於人而天下共尊之故曰富貴者天下所置不可奪也今王利地貪財接兵血刃僵尸流血欲以顯於世不亦謬乎越王曰上不逮於神農下不及於堯舜今子以至聖之道說寡人誠非所及也且吾聞之也父辱則子死君辱則臣死今寡人親已辱於吳矣欲行一切之變以復吾仇願子更為

寡人圖之范子曰君辱則死固其義也立死下士人而求成邦者上聖之計也且夫廣天下尊萬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樂其業者唯兵兵之要在於人人之要在於穀故民衆則主安穀多則兵彊王而備此二者然後可以圖之也越王曰吾欲富邦彊兵地狹民少柰何為之范子曰夫陽動於上以成天文陰動於下以成地理審察開置之要可以為富凡欲先知天門開及地戶閉其術天高五寸減天寸六分以成地

謹司八穀初見出於天者是謂天門開地戶閉陽氣不得下入地戶故氣轉動而上下陰陽俱絕八穀不成大貴不應其歲而起此天變見符也謹司八穀初見入於地者是謂地戶閉陰陽俱會八穀大成其歲大賤來年大饑此地變見瑞也謹司八穀初見半於人者糴平熟無災害故天倡而見符地應而見瑞聖人上知天下知地中知人此之謂天平地平以此為

天圖 漢書兵權謀范蠡二篇大夫種二篇

吴越春秋　越王句踐十年二月王深念侵辱於吴蒙天祉福得返越國羣臣教誨各畫一策辭合意同句踐敬從其國已富反越五年未聞敢死之友或謂諸大夫愛身惜軀者乃登漸臺觀其羣臣有憂與否相國大夫種句如之屬儼然列坐雖懷憂患不形顔色越王即鳴鐘驚檄而召羣臣與之盟曰寡人獲辱受恥上愧周王下慚晉楚幸蒙諸大夫之策得返國修政富民養士而五年未聞敢死之士雪仇之臣奈

何而有功乎羣臣默然莫對者越王仰天嘆曰孤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孤親被奴虜之厄受囚破之恥不能自輔須賢任仁然後討吳重負諸臣大夫何易見而難使也於是計硯年少官卑列坐於後乃舉手而趨蹈席而前進曰謬哉君王之言也非大夫易見而難使君王之不能使也越王曰何謂計硯曰夫官位財幣金賞者君之所輕也操鋒履刃艾命投死者士之所重也今王易財之所輕易宜作吝而責士之所

重何其殆哉於是越王黙然不悅面有愧色即辭羣臣進計硯而問曰孤之所得士心者何等計硯對曰夫君人尊其仁義者治之門也士民者君之根也開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左右左右者君之所以盛衰者也願王明選左右得賢而已昔太公九聲而足足字誤磻溪之餓人也西伯任之而王管仲魯之亡囚有貪分之毀齊桓得之而霸故傳曰失士者亡得士者昌願王審於左右何患羣臣之不使也越王

曰吾使賢任能各殊其事孤虛心高望冀聞報復之謀今咸匿聲隱形不聞其語厥咎安在計硯曰選賢實士各有一等遠使以難以效其誠內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論事以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視其亂指之以使以察其能示之以色以別其態五色以設士盡其實人竭其智知其竭智盡實則君臣何憂越王曰吾以謀士效實人盡其智而士有未盡進辭有益寡人也計硯曰范蠡明而知內文種遠以見外願王請

大夫種與深議則霸王之術在矣越王乃請大夫種
而問曰吾昔日受夫子之言自免於窮厄之地今欲
奉不羈之計以雪吾之宿仇何行而功乎大夫種曰
臣聞高飛之鳥死於美食深泉之魚死於芳餌今欲
伐吳必前求其所好參其所願然後能得其實越王
曰人之所好雖其願何以定而制之死乎大夫種曰
夫欲報怨復仇破吳滅敵者有九術君王察焉越王
曰寡人被辱懷憂內慙朝臣外愧諸侯中心迷惑精

神空虛雖有九術安能知之大夫種曰夫九術者湯文得之以王桓穆得之以霸其攻城取邑易於脫屣願大王覽之一曰尊天事鬼以求其福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多貨賄以喜其臣三曰貴糴粟槀以虛其國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遺美女以惑其心而亂其謀五曰遺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宮室以盡其財六曰遺之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君王國富而備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凡此九

術君王閉口無傳守之以神取天下不難而況於吳乎越王曰善乃行第一術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皇公立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母祭陵山於會稽祀水澤於江州事鬼神一年國不被災越王曰善哉大夫之術願論其餘種曰吳王好起宮室用工不輟王選名山神材奉而獻之越王乃使木工千餘人入山伐木一年師無所幸作士思歸皆有怨望之心而歌木客之吟一夜天生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陽

為文梓楩為梗柟巧工施校制以規繩雕治圓轉刻削磨礱分以丹青錯畫文章嬰以白璧鏤以黃金伏類龍蛇文采生光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東海役臣臣孤句踐使臣種敢因下吏聞於左右賴大王之力竊為小殿有餘材謹再拜獻之吳王大悅子胥諫曰王勿受也昔者桀起靈臺紂起鹿臺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五穀不熟天與其災民虛國變遂取滅亡大王受之必為越王所戮吳王不聽遂受而起姑蘇

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行路之人道死巷哭不絶嗟嘻之聲民疲士苦人不聊生越王曰善哉第二術也　十一年越王欲伐吴乃問計硯曰吾欲伐吴恐不能破惟問於子計硯對曰夫興師舉兵必且内蓄五穀實其金銀滿其府庫勵其甲兵凡此四者必察天地之氣原於陰陽明於孤虚審於存亡乃可量敵越王曰天地存亡其要柰何計硯曰天地之氣物有死生原陰陽者物貴賤也明孤虚者知

會際也審存亡者別眞偽也越王曰何謂死生眞偽乎計硯曰春種八穀夏長而養秋成而聚冬蓄而藏夫天時有生而不救種是一死也夏長無苗二死也秋成無聚三死也冬藏無蓄四死也雖有堯舜之德無如之何夫天時有生勸者老作者少反氣應數不失厥理一生也留意省察謹除苗穢穢除苗盛二生也前時設備物至則收國無逋稅民無失穗三生也倉已封塗除陳入新君樂臣歡男女及信四生也夫

陰陽者太陽所居之歳留息三年貴賤見矣夫孤虛者謂天門地戶也存亡者君之道徳也越王曰何子之年少於物之長也計硯曰有美之士不拘長少越王曰善哉子之道也乃仰觀天文集察緯宿歴象四時以下者上虛設八倉從陰收著望陽出糶筴其極計三年五倍越國熾富句踐嘆曰吾之霸矣善計硯之謀也　十二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惑亂沉湎不領政事因此而謀可乎種曰可破

夫吳王淫而好色宰嚭佞以曳心往獻美女其必受之惟王選擇美女二人而進之越王曰善乃使相者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苧蘿山在諸暨縣南山下有西施浣沙石　孔臮會稽記諸暨縣北界有羅山越時西施鄭旦本處名苧蘿村所在有方石是西施曬紗處今名苧蘿山）飾以羅穀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乃使相國范蠡進曰越王句踐竊有二遺女越國洿下困迫不敢稽留謹使臣蠡獻之大王不以鄙陋寢容願納以供箕帚之用吳王大

悅曰越貢二女乃句踐盡忠於吳之證也子胥諫曰不可王勿受也臣聞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昔桀易湯而滅紂易文王而亡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臣聞越王朝書不倦晦誦竟夜且聚敢死之士數萬是人不死必得其願越王服誠行仁聽諫進賢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王夏被毛裘冬御絺綌是人不死必為對隙臣聞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吳王不聽遂受其女越

王曰善哉第三術也

史記　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句踐以獻之吳王夫差

幸之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　孟子注疏

引今本無

越絶書　丘土城句踐所習教美女西施鄭旦宮臺

也女出於苧蘿山欲獻於吳自謂東垂僻陋恐女樸

鄙故近大道居

述異記　香水溪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為脂粉塘吳

王宮人濯粧於此溪上源至今馨香　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佶屈橫亘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妓數千人上別立春宵宮為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鍾夫差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舟中盛陳妓樂日與西施為水嬉吳王於宮中作海靈館館娃閣銅溝玉檻宮之楹檻珠玉飾之　梧桐園在吳宮本吳王夫差舊園也一名鳴琴川　十三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蒙子之術所圖者吉未嘗有不合也今

欲復謀吴奈何種曰君王自陳越國微鄙年穀不登願王請糴以卜其意天若棄吴必許王矣越乃使大夫種於吴因宰嚭求見吴王辭曰越國洿下水旱不調年穀不登人民饑乏道薦饑餒願從大王請糴來歲即復太倉惟大王救其窮窘吴王曰越王信誠守道不懷二心今窮歸愬吾豈愛惜財寳奪其所願子胥諫曰不可非吴有越越必有吴吉往則凶來是養生寇而破國家者也與之不為親不與未成寃且越

有聖臣范蠡勇以善謀將有修飾攻戰以伺吾閒觀越王之使來請糴者非國貧民困而請糴也以入吾國伺吾王閒也吳王曰寡人畀服越王而有其衆懷其社稷以愧句踐句踐氣服為駕車却行馬前諸侯莫不聞知今吾使之歸國奉其宗廟復其社稷豈有反吾之心乎子胥曰臣聞士窮非難抑心下人其後有激人之色越國饑餓民之困窮可因而破也今不用天之道順地之理而反輸之食固狐雉之相戲也

夫狐卑體而雉信之故狐得其志而雉死可不慎哉

吳王曰句踐國憂而寡人給之以粟恩往義來亦何憂乎子胥曰臣聞狼子有野心仇讎不可親虎不可餧以食蝮蛇不恣其意今大王損國家之福以饒無益之讎棄忠臣之言而順敵人之欲臣必見越之破吳豸鹿游於姑蘇之臺荆榛蔓於宮闕願王覽武王伐紂之事太宰嚭從旁對曰武王非紂王臣耶率諸侯以伐其君雖勝可謂義乎子胥曰武王即成其名

太宰嚭曰親戮主以為名吾不忍也子胥曰盜國者封侯盜金者誅令使武王失其理則周何為三家之表（謂箕子比干商容）太宰嚭曰子胥為人臣徒欲干君之好咈君之心以自稱滿君何不知過乎子胥曰太宰嚭前縱石室之囚受其寶女之遺外交敵國内惑於君大王察之無為羣小所侮譬若浴嬰兒雖啼無聽宰嚭之言吳王曰宰嚭子無乃聞寡人言非忠臣之道類佞諂之人太宰嚭曰臣聞鄰國有急千里馳救是

乃王者封亡國之後五霸輔絶滅之末者也吳王乃與越粟萬石而令之曰寡人逆羣臣之議而輸於越年豐而歸寡人大夫種曰臣奉使返越歲登誠還吳貸大夫種歸越越國羣臣皆稱萬歲即以粟賞賜羣臣及於萬民二年越稔擇精粟而蒸還於吳復斗斛之數使大夫種歸之吳王王得越粟長太息謂太宰嚭曰越地肥沃其種甚嘉可留使吾民植之於是吳種越粟粟種無生者吳民大饑越王曰彼窮可攻也

大夫種曰未可國始貧耳忠臣尚在天氣未見須俟
其時越王又問相國范蠡曰孤有報復之謀水戰則
乘舟陸行則乘輿輿舟之利頓於兵弩今子為寡人
謀事莫不謬者乎范蠡對曰臣聞古之聖人莫不習
戰用兵然行陣隊伍軍鼓之事吉凶决在其工今聞
越有處女出於南林國人稱善願王請之立可見越
王乃使使聘之問以劒戟之術處女將北見於王道
逢一翁自稱曰袁公問於處女曰吾聞子善劒願一

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即杖箖箊竹竹枝上頡橋未墮地女即捷末（藝文類聚引吳越春秋云袁公即挽林之竹似枯槁末折墮地女接取其末按此未當作末捷當作接）袁公則飛上樹變為白猿遂別去（劔俠傳云袁公即挽林杪之竹似桔槔末折地女接取其末公操其本而刺女女因舉杖擊之公即飛上樹化為白猿）見越王越王問曰夫劔之道如之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長於無人之野無道不習不達諸侯竊好擊劔之道誦之不休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

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戰之道内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騰兎追形逐影光若彷彿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横逆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即見越王即加女號號曰越女乃命五板之墮長高習之墮當作隊高是人名教軍士當世莫勝越女之劒於是范蠡復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請

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嘗步於射術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願子一二其辭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彈者奈何音曰古者人民樸質饑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害之謂也於是神農黃帝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黃帝之後楚有弧

父弧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為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傳逄蒙逄蒙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為弓矢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橫弓著臂弩柄曰臂施機設樞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文選註引此云琴氏傳大魏大魏傳楚三侯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熊渠三子長子康為句亶王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三侯者未僭王號時所稱也自楚之三侯傳之靈王累世以桃

弓棘矢而備鄰國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家能人用莫得其正臣前人受之於楚五世於臣矣臣雖不明其道惟王試之越王曰弩之狀何法焉陳音曰郭為方城守臣子也牙為執法守吏卒也牛為中將主內裏也關為守禦檢去止也錡為侍從聽人主也臂為道路通所使也弓為將軍主重負也弦為軍師禦戰士也矢為飛客主教使也衛為副使正道里也又為受教知可否也縹為都尉執左右也敵為百死不得

駭也鳥不及飛獸不暇走弩之所向無不死也臣之
愚劣道悉如此越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臣聞正
射之道道衆而微古之聖人射弩未發而前名其所
中臣未能如古之聖人請悉其要夫射之道身若戴
板頭若激卵左足蹉右足横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
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烟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
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豈況雄
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越王曰願聞望敵儀表投分

飛矢之道音曰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數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具在斯無有遺言越王曰善盡子之道願子悉以教吾國人音曰道出於天事在於人人之所習無有不神於是乃使陳音教士習射於北郊之外三月軍士皆能用弓弩之巧陳音死越王傷之葬於國西號其葬所曰陳音山在山陰縣越絶書麻林山句踐欲伐吴種麻為弓弦使齊人守之

拾遺記周靈王越謀滅吴蓄天下奇寶美人異味進於吴殺三牲以祈天地殺龍蛇以祠川岳矯以江南億萬戶民輸吴為傭保越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二名修明即西施鄭旦之別名以貢於吴吴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并坐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内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吴王妖惑忘政及越兵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吴苑越軍亂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

今吳城虵門內有朽株尚為祠神女之處初越王入國有丹烏夾王而飛故句踐入國起望烏臺言丹烏之異也范蠡相越日致千金家童閑算術者萬人收四海難得之貨盈積於越都以為器銅鐵之類積如山之阜或藏之井塹謂之寶井奇容麗色溢於閨房謂之遊宮歷古以來未之有也

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士必其死淮南子人間

墨子 昔越王句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曰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越王擊金而退之

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臨江而鼓之使民赴水者賞一日句踐見怒鼃而式之御者曰何為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式乎士人聞之曰鼃有氣王猶為式況士人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死

以其頭獻者韓子內儲上

吳越春秋 越王念吳欲復讎愁心苦志中夜抱柱而哭承之以嘯羣臣聞之曰君王何愁心之甚也夫復讎謀敵非君王之憂自臣下之急務也藝文引

越絶書計砚句踐脅諸臣而與之盟曰吾欲伐吳奈何有功羣臣默然無對王曰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何大夫易見而難使也計砚官卑年少其居在後舉首而起曰殆哉非大夫易見難使是大王不能使臣

也王曰何謂也計硯對曰夫官位財幣王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王愛所輕責士所重豈不艱哉王自揖進計硯而問焉計硯對曰夫仁義者治之門士民者君之根本也闓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選左右左右選則孔主日益上不選則孔主日益下二者貴質浸之漸也願君王公選於衆精鍊左右非君子至誠之人無與居使邪僻之氣無漸以生仁義之行有階人知其能官知其治爵賞刑罰一由君出則臣

下不敢毀譽以言無功者不敢干治故明主用人不由所從不問其先說取一焉是故周文齊桓躬於任賢太公管仲明於知人今則不然臣故曰殆哉越王勃然曰孤聞齊威淫佚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蓋管仲之力也寡人雖愚惟在大夫計硯對曰齊桓除管仲罪大責任之至易此故南陽蒼句太公九十而不伐磻溪之餓人也聖人不計其辱以為賢者一乎仲二乎仲斯可致王但霸何足道桓稱仲父文稱太公計

此二人曾無跬步之勞大呼之功乃忘弓矢之怨授以上卿傳曰直能三公今置臣而不尊使賢而不用譬如門戶像設倚而相欺蓋智士所耻賢者所羞君王察之越王曰誠者不能匿其辭大夫既在何須言哉計硯曰臣聞智者不妄言以成其勞賢者始於難動終於有成傳曰易之謙遜對過問抑威權勢利器不可示人言賞罰由君此之謂也故賢君用臣畧責於絶施之職而成其功遠使以效其誠內告以匿以

知其信與之講事以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觀其態選士以備不肖者無所置越王大愧乃壞池填塹開倉穀貸貧乏使羣臣身問疾病躬視死喪不厄窮僻尊有德與民同苦樂激河井泉示不獨食行之六年士民一心不謀同辭不呼自來皆欲伐吳

越絕書內經 句踐既得返國欲陰圖吳乃召計硯而問焉曰吾欲伐吳恐未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則迫江東則薄海水屬蒼天下不知所止交錯

相過波濤瀋流沈而復起動作若驚駭聲音若雷霆船失不能救不知命之所維念樓船之苦涕泣不可止非不欲為也謀不成而息恐為天下咎以敵攻敵未知誰負吾聞先生明於時交察於道理恐動而無功故問其道計硯曰是固不可興師者必須先蓄積食錢布帛不先蓄積則士卒數饑饑則易傷重遲不可戰戰則耳目不聰明什部之不能使退之不能解進之不能行饑饉不可以動神氣去而萬里伏弩而

乳郅頭而皇皇彊弩不彀發不能當旁軍見弱走之如犬逐羊伏地而死前頓後僵與人同戰獨受天殃未必天之罪也亦在其將王興師以年數恐一旦而亡筋骨為野越王曰善請問其方吾聞先生明於治歲萬物盡長子明以告我寡人弗敢忘計硯曰凡人生或老或弱或彊或怯不早備生不能相葬王其審之必先省賦斂勸農桑饑饉在問或水或塘因熟積以備四方師出無時未知所當應變而動隨物常羊

常羊猶徜徉　卒然有師彼日以弱我日以彊得世之和擅世之陽王無忽忘慎無如會稽之饑不可再更嘗言息貸王不聽臣故退而不言處於吳楚越之間以魚三邦之利乃知天下之易反也臣聞君自耕夫人自織此竭於用力而不斷時與智也時斷則循智斷則備知此二者形於體萬物之情短長逆順可觀而已臣聞炎帝有天下以傳黃帝黃帝上事天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玄冥治北方白辯佐

之使主水太皞治東方表何佐之使主木祝融治南
方僕程佐之使主火后土治中央后稷佐之使主土
並有五方以為綱紀是為易地而輔萬物之常王審
用臣之議大則可王小則可霸於何有哉越王曰請
問其要計硯曰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毁
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故散有時積糴有時
領則决萬物不過三歲而發矣以智論之以决斷之
以道佐之斷長續短一歲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

水則資車旱則資舟物之理也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饑是以民相離也故聖人早知天地之反為之預備故湯之時比七年旱而民不饑禹之時比九年水而民不流其主能通習源流以任賢使能則轉轂乎千里外貨可來也不習則百里之內不可致也人主所求其價十倍其所擇者則無價矣夫人主利源流非必身為之也視民所不足及其有餘為之命以利之而來諸侯守法度任賢使能償其

成事傳其驗而已如此則邦富兵彊而不衰矣羣臣無空恭之禮淫佚之行務於有道術不習源流又不任賢使能諫者則誅則邦貧兵弱刑繁則羣臣多空恭之禮淫佚之行矣夫諛者反有德忠者反有刑去刑就德人之情也邦貧兵弱致亂雖有聖臣亦不諫也務在諛主而已矣今夫民有明父母亦如邦有明主父母利源流明其法術以任賢子徼成其事而已則家富而不衰不能利源流又不任賢子賢子有諫

者憎之如此者不習於道術也愈信其意而行其言後雖有敗不自過也夫父子之為親也非得不諫諫而不聽家貧致亂雖有聖子亦不治也務在於訣之而已父子不和兄弟不調雖欲富也必貧而日衰越王曰善子何年少於物之長也計硯曰人固不同慧種生聖痴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後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聖王置臣不以少長有道者進無道者退愚者日以退聖者日以長人主

無私賞者有功越王曰善論事若是其審也物有妖祥乎計硯曰有陰陽萬物各有紀綱日月星辰刑德變為吉凶金木水火土更勝月朔更建莫主其常順之有德逆之有殃是故聖人能明其刑而處其鄉從其德而避其衡凡舉百事必順天地四時參以陰陽用之不審舉事有殃人主不如卧之須也欲變天地之常數發無道故貧而命不長是以聖人并包而陰行之以感愚夫衆人容容盡欲富貴莫知其鄉越王

曰善請問其方計硯曰從寅至未陽也太陰在陽歲德在陰歲美在是聖人動而應之制其收發當以太陰在陰而發陰且盡之歲亟賣六畜貨財以益收五穀以應陽之至也陽且盡之歲亟發糴以收田宅牛馬積斂貨財聚棺木以應陰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其次五倍天有時而散是故聖人反其刑順其衡收斂而不散越王曰善今歲比熟尚有貧乞者何也計硯曰是故不等猶同母之人異父之子動作不同術

貧富故不等如此者積負於人不能救其前後志意侵下作務日給非有道術又無上賜貧乞故久長越王曰善大夫佚同若成（若當作苦）嘗與孤議於會稽石室孤非其言也今大夫言獨與孤比請遂受教焉計硯曰糴石二十則傷農九十則病末農傷則草木不辟末病則貨不出故糴高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農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之貨物官市開而至越王曰善計硯乃傳其教而圖之傳之後世以為法治江

南七年丙擒吳也甲貨之戶曰粢為上物賈七十乙貨之戶曰黍為中物石六十丙貨之戶曰赤豆為下物石五十丁貨之戶曰稻粟令為上種石四十戊貨之戶曰麥為中物石三十已貨之戶曰大豆為下物石二十庚貨之戶曰穬比疏食故無賈辛貨之戶曰果比疏食無賈壬癸無貨

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遊於楚范蠡師事之計然曰知鬬則修備時用則知

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年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米斗值二十則病農值九十則病商賈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

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號稱五霸史貨殖傳

范子計然　計然本葵丘濮上人姓辛名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為人有内無外形狀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而知著其行浩浩其志汎汎不肯自顯諸侯陰取所利者七國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為人烏喙不可同利也　范子問何用九宫計然曰陰陽

之道非獨於一物也聖人之變如水隨形形平則平形險則險　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故無道之君及無道之民不能積其盛有餘之時以待其衰不足也　德取象於春夏刑取象於秋冬

越絶書　獨婦山者句踐將伐吴徙寡婦致獨山上以為死士示得專一也後之説者盖句踐所以遊軍士也　防塢者越所以遏吴軍也　雞山豕山者句踐以畜雞豕將伐吴以食士也　浙江南路西城者

范蠡敦兵城也其陵固可守故謂之固陵　舟室者句踐船宮也　石塘者越所害軍船也塘廣六十五步長三百五十三步　杭塢者句踐杭也二百石長員卒七十人度之會夷　巫里句踐所徙巫為一里巫山者越䰠神巫之官也死葬其上江東中巫葬者越神巫無杜子孫也死句踐於中江而葬之巫神欲使覆禍吳人船

述異記　句踐得范蠡之謀乃示民以耕桑延四方

之士作臺於外而館賢士今會稽山有越王臺今交州麻林一名紵林句踐種麻將以弦弓交州糠頭山句踐貯米於其上春積糠為山今會稽之上有越王鑄劍洲箭鏃洲往往有得古箭鏃葢古制也

越絶書　龜山者句踐起怪游臺也東南司馬門因以炤龜又仰望天氣觀天怪也高四十六丈五尺二寸周五百三十二步一曰怪山怪山者往古一夜自來民怪之故謂怪山　樂野者越之弋獵處大樂故

謂樂野其山上石室句踐所休謀也　東郭外南小城者句踐冰室句踐之出入也齋於稷山往從田里去從北郭門炤龜龜山更駕臺馳於離丘遊於美人宮興樂中宿過歷馬丘射於樂野之衢走犬若邪休謀石室食於冰廚領功銓土已作昌土臺藏其形隱其情一曰冰室者所以備膳羞也　北郭外路南溪北城者句踐築鼓鐘宮也　葛山者句踐罷吳種葛使越女織治葛布獻於吳王夫差　犬山者句踐罷

吳畜犬獵南山白鹿欲得獻吳神不可得故曰犬山其高為犬亭　六山者句踐鑄銅鑄銅不爍埋之東坂其上馬箠句踐遣使者取於南社徙種六山飾治為馬箠獻之吳　姑中山者越銅官之山也越人謂之銅姑瀆長二百五十里　朱餘者越鹽官也越人謂鹽曰餘　官瀆者句踐工官也　富中大塘者句踐治以為義田為肥饒謂之富中

越絕書　越王句踐反國六年皆得士民之衆而欲

伐吳於是乃使之維甲維甲者治甲系斷修内矛赤雞稽縣者也越人謂人鎩也方舟航買儀塵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須慮者越人謂船為須慮亟怒紛紛者怒貌也怒至士擊高文者躍勇士也習之於夷夷海也宿之於萊萊野也致之於單單者堵也

越國大饑王恐召范蠡而謀范蠡曰王何患焉今之饑此越之福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吳王年少智寡材輕好須臾之名不思後患王若重幣卑辭以

請糴於吴則食可得也食得其卒越必有吴而王何患焉越王曰善乃使人請食於吴吴王將與之伍子胥進諫曰不可與也夫吴之與越接土隣境道易人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吴喪越越必喪吴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七阨以有吴哉故曰非吴喪越越必喪吴今將輸之粟與之食是長吾讎而養吾仇也財匱而民恐悔無及也不若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且夫饑代事也猶淵之與阪誰

國無有吳王曰不然吾聞之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饑餓今服而攻之非義兵也饑而不食非仁體也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之食不出三年而吳亦饑使人請食於越越王弗與呂覽長攻

說苑權謀越饑句踐懼四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我卑辭重幣以請糴於吳吳必與我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

吳越接地鄰境道易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矣夫齊晉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廬之所以霸也且夫饑何哉亦猶淵也敗伐之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而凶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服仁人不以餓饑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糴三年吳亦饑請糴於越越王不與而攻之遂破吳

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之

疾齊與吳疥瘲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為亂

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鏤劒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史越世家

韓非子　越王入宦於吳而勸之伐齊以弊吳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

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

吳越春秋　句踐十五年謀伐吳左哀十三年　謂大夫種曰孤用夫子之策免於天虐之誅還歸於國吾誠已說於國人國人喜悦而子昔日云有天氣即來陳之今豈有應乎種曰吳之所以彊者為有子胥今子胥忠諫而死是天氣前見亡國之證也願君悉心盡意以說國人越王曰以下畧見國語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以

大國報仇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誠更其術於是乃葬死問傷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迎來除民所害然後卑事夫差往宦士三百人於吳吳封孤數百里之地因約吳國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寡人不能為政將率二三子夫婦以為藩輔令壯者無娶老妻老者無娶壯婦女子十七未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娩者以告於孤令醫守之

生男二貺之以壺酒一犬生女二賜之以壺酒一豚

犬陽畜豚陰畜生子三人孤與乳母生子二人孤與一養長

子死三年釋吾政季子死三月釋吾政必哭泣葬埋

之如吾子也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欲

仕量其居好其衣飽其食而簡鋭之凡四方之士來

者必朝而禮之載飯與羮以游國中國中僮子戲而

遇孤孤哺而啜之施以愛問其名非孤飯不食非夫

人事不衣七年不收於國民家有三年之畜男即歌

樂女即會笑今國之父兄日請於孤曰昔夫差辱吾君王長為天下所恥今越國富饒君王節儉請可報恥孤辭之曰昔者我辱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如寡人者何敢勞吾國之人以塞吾之宿仇父兄又復請曰四封之内盡吾君子子報父仇臣復君隙豈敢有不盡力者乎臣請復戰以除君王之宿仇孤悅而許之大夫種曰臣觀吴王得志於齊晉謂當遂涉吾地以兵臨境今疲師休卒一年而不試以忘於我我不可

以急臣當卜之於天吳民既疲於軍困於戰鬭市無赤米之積國廩空虛其民必有移徙之心寒就蒲贏於東海之濱夫占兆人事又見於卜筮王若起師以可會之利犯吳之邊鄙未可往也吳王雖無伐我之心亦難動之以怒不如詮其間以知其意越王曰孤不欲征伐國人請戰者三年矣吾不得不從民人之欲於是乃大會卒臣而令之曰有敢諫伐吳者罪不赦蠡種相謂曰吾諫已不合矣猶聽君王之令越王

會軍列士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今夫差衣水犀甲者十有三萬人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今寡人將助天威吾不欲匹夫之小勇也吾欲士卒進則思賞退則避刑於是越民父勉其子兄勸其弟曰吳可伐也文不若國語越王復召范蠡謂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吾國之民又勸孤伐吳其可伐乎范蠡曰未可須明年之春王曰何也范蠡曰臣聞吳王北

會諸侯於黃池精兵從王國中空虛老弱在後太子留守兵出境未遠聞越掩其空虛兵還不難也不如來春其夏六月丙子句踐復問范蠡曰可伐矣乃發習流二千人俊士四萬君子六千（君子謂君所子養者）諸御千人以乙酉與吳戰丙戌遂虜殺太子丁亥入吳焚姑胥臺吳告急於夫差夫差方會諸侯於黃池恐天下聞之即密不令洩已盟乃使人請成於越句踐自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

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死者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北降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而赴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韓子內儲上

春秋戰國異辭卷五十二